

車說答客難

車說答客難

客有問於余曰車也者聖人之所以買遷有無周通天下之財使生民日用無所滯闕上以濟國家之急下以受百姓之利况今天下萬國無國無車惟獨我邦無車其在隣國瞻盼亦當行車而尚今不行者非前愚而後智也非古質而今文也以我之行車有所難便亦無大利故前輩或有其論而所以不行者別有意也子見甚迂只慕古法謂車制可行者何也答曰車之不行豈有意乎不過因循姑

息之計也子則以我邦之法謂盡善盡美製造大備乎請

姑舍是吾將舉一而先言之嬪婦者九職之一也嬪婦之

紅資成於鍼

方言鍼之縫衣者名曰般涅

環東土數千里一切衆生衣之

裳之非鍼之用無以爲功然我邦有所謂攻鍼之工乎若

中國一朝立禁使段益補一裏不令渡鴨綠舉國之人將

因知攸措矣非但衣服然矣綱者不得爲罟一國之人無

以裹頭矣針猶如是他尚何說然鍼則有賈買之燕市使

有商

以裹頭矣針猶如是他尚何說然鍼則有賈買之燕市使

嬪者綱者通用不滯吾恐其工創爲麤澀之物使利者見

捐鈍者行世也雖然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聖聖相傳利

用厚生之制不於中國不考於古經尚今不垂三千年因

循至於馬弔江牌碁奕象陸

皆本從中國

悖慢雜亂敗人之家

誤人之子者學之中國行之已久彷彿之鼠戲刁之鏡古董彝器淆雜翫戲之物貿之中國日夜間觀此亦別有其意乎容曰斯則然矣誠如子言雖行車制只可試之於京輦誠以京師八道財貨之所湊也人物殷富塗路砥平可以行車少濟其利然其餘行之而有敝多矣亦甚無利矣何者中國則幅員廣大比之此邦三十餘倍又通西藏蒙古及海外諸殷殷賴肩磨較擊如此之地行有利我邦則三面包海既有海運之功不通外國又無交買之法雖行車制區區隙地亦甚凋殘所以難行也答曰若使我國

如法行車受利大矣何云無利吾請上言國家之空費中
言守令之空費末言小民之空費分三等而言之可乎夫
耽羅貢獻歲每百馱耽人船泊達梁接括農民鞭背批頰
回回曲曲鱗次路負當是之時秧耨者不耨踰牆匿藪以
避其辱及達于都護之府以康津一邑言之一馱之價例
定二千五百錢二十五兩也則百馱之錢厥數幾何於是國
家以大同正米儲置而準折摠計百馱之所入將近三百
餘費三十兩爲此耽羅之貢下糞民時若是其甚上費經用
若是其多若捐三一之費制車十乘置之達梁之鎮自本
鎮專達于京師則十年所得其錢幾何三邑農民皆歡欣

踏舞樂業安堵矣其利又幾何其餘青竹騎竹木物等棗
盛饌物果物之貢燕京之貢物倭人之贈幣東萊鍾城等
互市物之件所費馱價皆以本州之大同會減以重弄文
之吏因緣爲盡左折右欠歲歲所費指不勝俵 國有大
慶凡監司統使兵馬師水軍師多般封進物種自國家並
與馱價而會減摠計所費厥錢幾何若捐三一之費以行
車制財力豐而足矣十年所剩其錢幾何經用若是其無
節國用每渴至有引等之弊一遇凶年班祿無策陳田沙
地白徵貢稅使民流散至於此極恬然莫改不思反本以
立車制上以省用下以薄斂豈不恨哉車之廣行於民於

國利莫大矣子云有敝抑何意也近日以來侈貪之風日
新月盛吾聞諸道道臣歲末封裏例下馱價嶺南七餘兩
湖南關西亦將稱是摠計八路道臣師臣統使水使及腴
州肥縣牧守監令一年封進事上杼問之馱價通計三百
六十州舉槩論之少不下十萬餘兩也与其剝民膏血攘
民脂肉恭事左右以求一身之榮顯曷若捐其三一物行
車制以省其費庶可減斂於民庫怨不到民辱不累身何
其智竅多穿於浚民不鑿於省費依舊混沌耶車之廣行
於官於私利莫大焉子云無利抑何故也我邦三農有峽
有野有海有江峽農愁旱海壩憂風江郊憂浸大槩論之

無歲無凶且傳海十里之外市直雖減自此以內一遇豐年米錢如糞且以己甲之大凶論之茂龍鎮長之界米高三倍霧羅成務之地米下三倍其故何哉山米中阻野米落海也當是之時東國大臣勿行循例之賑政請捐戶曹錢數十萬抄選富民之幹事者論以施賞亟制數百乘大車使山穀移野野穀輸海東西南北碾轉不滯於是山民樂其得錢野民樂其得粟則兩歲饑鬼死亦不寃且其生活將不知為幾十萬矣又凡經凶之後田野何至如是陳廢乎且鹽也者所以助食而不可一日無者也昔管氏用而富齊邴氏用以致家鹽政之不可忽有如是矣我邦本

無井鹽之法毋論山野只賴海煮故鹽場置竈之處一苜
之鹽錢不滿八九十依峽遠海之地多至四五百又凡秧
穉收穫之時商者不行鹽貴如金民多艱食其故何哉車
制不行一夫之任不過十斗一口之啜月每三升管子以
共行之者少食之者些些販鬻譬如寸膠止濁敝篋救鹹
與其賤予而貴易曷若捐其三一設爲車制以裕其食乎
且畿湖之貢津聖堂湖南之法聖羣山嶺南之馬山駕山
忠州之可興原州之昭陽等諸倉所隸納稅之州少不下
百餘郡遠則百里近不下五六十里當春耕作之時使民
擔負道路脅息汗滴多者費六七日少者費四五日又凡

纒寡孤獨跛者痴者盲者僂者不能擔負者徵其腳價良
此乳獨寧不憐哉摠計百州之虛融將爲幾萬若捐參一
之費民力可紓民用可省也且以商旅販貨言之耽羅之
臺竹湖南之細柿海西之石蜜北路之鼠貂材之美者也
青山之棗雲巖之柿完南之薑西邑之柏食之美者也又
凡金絲之烟龍團之茶錦紋之綾絲繪之箱皆夷夏稀有
之美也若此類上下四方周通無滯貴者賤之賤者貴之
操之縱之伸之縮之內可以贍富家國外可以交通番舶
輪環蓄洩無所不可予之云邗地凋殘者何也客曰斯則
然矣有所難行者厥有八端其一材木難聚也其二工者

不巧也其三器械不利也其四津梁道路之制難改也其
五駕御之策不得其法也其六牛馬不馴也其七山川險
阻也其八議論不齊有此八難予雖類也昏勞古何以行之
答曰予之所謂八難其七可易其一最難所謂最難者予
所云第八議論不齊也客曰何謂願聞其所易答曰天生
五材但恨無材吾嘗見耽羅之山柚青海之柯移其為材
也堅緻而理孫若此類取以為輪轂則完如鉄鑄敵亦不
匡矣榱樹檀木其為性也剛柔兼稟不腐於水不類於石
若此類取以為衛身則如附如生三理相稱矣湖南有千
畝之封于山養萬竿之筍其為性也硬強而浮輕若此類

取以爲弓蓋則倍任而馬牛不竭矣且於立制之初課其
種植嚴其禁令如松政之爲則不出十年汗牛之材鬱
而參天矣何患無材乎昔者句賤志吳十年之間越之君
子多至六千其理何哉賢者師之尊之賢者榮之厚其餽
廩用其謀能谷虛而受盈淵深而水注物之理也精力所
及君子之難猶才難之難萃之如此况彼末技者乎若令謀國
者分其祿而責其身物勒工名較其精麤工与工處厚賞
輕罰不出十年人人皆工而精矣何患無工乎積黍立分
同律度量比是列朝奉之政也京師之尺準之戶曹
八道之尺準之監營勅爲銅尺刻以工名凡令工者受尺

營邑名簽工簿然後乃得自立爲工如其不用偽造私尺者令首工擯不與數又土司訊而刑之凡諸介鑿金刀鋸之等或買之燕市或求之倭館又學煅鍊之法於外國老冶就次行之器械何患不精乎昔秦始皇築萬里之城動天下之兵十年不就漢武帝逐漠南之胡動天下之兵殆無寧歲彼二君者以一己之私欲積屍千里竭貨鉅萬天下罄、猶能赴役而不敢避今此津渡扛梁治涂治衢聖入之大政也况設車制以之利用厚生以之安民裕國者孰敢怨乎誰敢侮乎昔者太王之治岐也作之屏之險者夷之敬者融之民頌至今夏禹之經國也排淮決漢烈山焚

數大澤割地分井功不在下豈以區々小怨以沮大事乎
我邦駕者左牽又不知五鄉之法誠所難也若此謂難中
國文字何以廣傳而通行中國歷何以北學而頌時中國
理學何以潛心而貫通惟其因循之故也道路砥平則馬
行不驚斬嶺截脈則險阻可通嗟呼巴蜀天下之以險名
者也韓信之引兵故也將毀輻折軸輻重資裝盡輸於人
乎智之所及能欺水怒水上激聚壑之水噓吸百丈之虹
巧之所窺能含機包括下挽轆轤之勢跨越萬仞之壑回
山曲巒何云險乎此固不難惟其所難者議論不齊也何
者我邦之義理以無爲爲上逍遙翰墨游戲山水民牧之

清趣也務持大體淵魚不察監司之得計也上順天理變
理陰陽大臣之要訣也張湯廣漢慢之以大酷蘇孺一天
論之以太迫管仲晏子羞與爲比于于法法自生自滅於
是事非於上民困於下厥有年矣其或有救民裕國之策
一登章奏吹毛覓疵搆虛捏無憲府劾之政院請罪人冒
此套家傳此法終成難救之疾至於今而極矣昔潛谷金公
欲行大同之法以安生羈其立心至公可謂光爭日月然
斥之者衆無所不至於是金公之退去也至有弓鳥之奏
潛谷之祖死於大同之法於國民於何等大利指斥金公
已卯士禍故言大同之法於國民於何等大利指斥金公
至不可堪法亦中沮其後行今其世道之污隆比此時何如

雖然爲人君者明察其所以然之理一朝確揮創立車制
初言不覆者充物朝廷然終不爲羣言所惑則不過一句其
論息矣若相臣卿臣雖周公更生良平復計一言纔奏衆
推羣起大則弘羊小則孫弘削去仕版門外出送在於指
顧豈不可悶乎客曰子言誠是矣雖然我邦自檀及羅自
羅及麗至于我朝闢國三千七百有餘年三千七百季
之間雖不行車有社有稷有君有臣德有者歷祚千年有
智者拓地數千禮樂備焉仁義行焉軍資修葺人畜繁庶
天下待之禮以義之邦今子云國之安危係在一車不亦
過乎答曰昔在壬辰丁酉之亂舉義獎忠之士凡幾人矣

忠心雖壯智術不學臨陣對敵不以搏戰爲功乃反以死
成仁當此之時輸轉芻糧以調軍食廣設兵車欄截要害
則士心益壯智術漸開必不至義者皆死戰者皆亡而忠
武公之過船不得專其功矣賊踰烏嶺京師震懼車駕西
遷龍灣時方大兩 大殷執燭無人鼂城李公親爲前
導 七廟之奉安無策惟宗廟令一人安于橐中擔負
以出至於宗廟重器禱乘版圖之等入於灰燼之中當是
之時若有一車一邊安先王之主一邊設 大殷之坐寶
器版圖收之左右輿前輿後明懸金燭使李公爲之御從
行數十人爲之扈衛以赴則何如是踰蹶乎關山痛哭之

句令爲人臣子者足以懲創而曾未五十載江都之辱南
漢之羞又踵而生天下笑其有大於是者乎若使平秀吉
少延數年清大祖志不在大則我之禮義其能全乎禮義
可廢武備亦其全棄者乎我之所論節、中理子之云過
不亦惑乎客曰斯則然矣人之恆言曰舊法毋棄新法毋
出此言良是中國雖有車制貧者家無立錐飢者凶年餓
死我邦雖無車制富者積貲鉅萬智者凶年免死豈必車
而後利用厚生哉答曰齊宣王肥甘輕煖采色僂嬖何所
不足而生位夏撫夷朝秦之欲乎忽必烈出自北虜入主
中國何所不足而生東開西拓南通之欲乎有小人_之欲

焉有大人之欲焉置田百畝游泉數萬歲時伏臘烹烹
豚妻子兄弟樂醉謀飽小人之欲也包括宇宙之經綸辨
別今古之治亂地負海涵以待見龍之時致君澤民士君
子之欲也修德教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天子諸侯之欲
也誠如子言舊法毋棄世宗雅樂何不仍貫審律正音
乎華城儀軌何設新制砲樓懸眼乎精骨以爲宮燒糞以
爲香此亦生也論道以經邦修德以安民彼亦死也如子
之言將彼此無分乎蚯蚓之智不過食壤螾鼠之飲不過
蒲腹虺虎能嘯風裂厓巨鱷能吞舟截河如子之言將蚯
虎螾鱷同歸乎其冠不正望々然去伯夷之清可與爲善

袒裼裸裎焉能免我柳惠之恭不足慕也。充子之志不過是清靜無爲，入定禪而後已者也。客喟然而歎，長跪而進曰：夫禮有損益，法有沿革，可不守膠執拗，反誤大事？若如子說，凡百規畫將一遵此經乎？答曰：方今中國製造極精，千奇百巧靡然相競。若使我國初行車制，北至中國求得乘車於其車身各書軫、轆、踵、骹、伏、免等名號，以爲標識，令名位不舛。又訪國工求索妙訣，參以考工之文，大設其制可也。惟其亙古今不可違越，鎬毫者六等之定數也。戈戟及矛之立均也。棧車飾車之分數也。山行澤行之規模也。地天日月龍鳥熊弧之象物也。雖使中國漫之，我則修之。